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姚江 黃宗羲著

後學

鄭

性訂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
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靈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
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蕪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
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眾略
載其論學語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玄江北之全椒人嘉靖
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谿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玄以諸
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為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為會於安定諸
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
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
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為害不淺龍谿為之愧謝南玄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
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
因束脩為弟子擢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鋹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鋹執筆南

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嘵嘵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為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盡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延龍溪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閭非俗吏也蕭念號念渠戶部侍郎謚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宣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溪水西講堂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溪龍溪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

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辯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為志聞識不可以為知格式不可以為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即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為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為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溪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為切要以對景磨瑩為實功以萬物一體為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孟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為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通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朴以為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

弗肯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為鑑為翳復為磨者可乎
聞之遂有省浸浸寤入有妄子以陽明為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
以聖人為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
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
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荆川之
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南中王門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辭通爾雅為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岩
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字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

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為弟子時四方從學者眾每晨班坐次第請問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洽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塵理過恒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為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未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陳曉問性

陳曉問曰性可以善惡名乎曰不可性猶命也道也謂之命也命即其名矣不可以善

惡言命也謂之性也性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性也謂之道也道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孔子但以不可離言道而未嘗以善惡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明目傾耳不可得而睹聞者也而可名言之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誠非睹聞可及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其所言至精至微仰高鑽堅瞻前忽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不可得而聞者如此非若文章然威儀可瞻文詞可聆可得而聞者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且不可得而聞而儒家者流兢兢然以善惡本原氣質種種諸名而擬議也然而道心惟微雖欲聞之不可得而聞也是以人心擬議之也曰然則性無善惡乎曰有善惡者性之用也豈特善惡而已矣善之用有萬殊焉惡之用有萬殊焉皆性之用也而不可以名性也猶之陰陽之用萬殊焉皆天道之用也剛柔之用萬殊焉皆地道之用也而陰陽不可以名天剛柔不可以名地也仁義之用萬殊焉皆人道之用也而仁義不可以名人也善惡者非用而不可得見者也如天道寒暑雨暘之愆地道山崩水溢之患也皆用之而見焉者何以有是也順則善逆則惡生則善尅則惡不外二端而已皆出乎所遭不可以前定也如二人之相語也其語之相契也頃刻而德之其或語之相戾也又頃刻而讐之民之為道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不可得而定者故君子貴

習至於死而後已者也習與性成功在習不在性也若徒恃性所成也何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兢兢焉其重習也言習善則善習否則否也世儒終身談性之善而未嘗一措足於善終身談性之無惡而未嘗一時有離於惡是性越南而習冀北也天下之昧是久矣予不得不申乎仲尼之說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周衡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道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虔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即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嘆曰道通真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周靜菴論學語

存心為為學之要知恥為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功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為已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即吾

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慎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慎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腳踏不實乎○日用功夫只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濶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功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作準的乃就實地做功夫去纔不會差○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靜江人貢為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

叅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尚為見聞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如此得者尤為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逕徑堂堂萬世昭然即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先生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氲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麗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鳥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

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
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
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
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先生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
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楊明先生
曰無善無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
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先生曰客與
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
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
可暫留者光陰也光陰不能暫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恥自甘無
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先生曰道大無名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名之時
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聽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
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

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如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裝綴故

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教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中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是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眾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為人無善可為只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尤西川紀聞

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惰之習復生又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箇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與不喫都讓他一讓當有喫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為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功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功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茫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一日與近齋夜坐予曰由先生說沒有甚麼呀○近齋曰精蘊一理精

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蘊○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為徹底為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悟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考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為其分之所當為中也無為也不當為而為者便是過便是有為至於當為而不為便是不及便是有為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益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滿月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為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為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早歲師事東廓龍溪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為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即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其自省如此○

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訓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己凡教僂即是學厭○西川問學曰信心○愚不出位是不過其則○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真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四對

周子被罪下逮手有桎足有鐐坐卧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鐐則重卧坐有桎則不敢以妄動監之眾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

圭在己果如其言先生為考功時真龍谿於蔡典論者以為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薛方山紀述

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為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萬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喻物不必授之故典○薛文清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